

慈覺宗蹟生平著述考

馮國棟、李輝

復旦大學中文系、復旦大學歷史系

提要

宗蹟爲宋代淨土宗與雲門宗高僧，有宋一代，其作品在民間廣爲傳誦，影響甚大。然時至今日，其作品既散落幾盡，而令名也湮沒無聞。本文勾稽史乘，對禪師之生平與著作進行了詳細的考察，並首次發見俄藏黑水城文獻中《慈覺禪師勸化集》爲宗蹟之作品。

關鍵詞：1. 宗蹟 2. 生平 3. 著述 4. 《慈覺禪師勸化集》 5. 《葦江集》

【目次】

一、慈覺宗蹟之生平
二、慈覺宗蹟之著述
(一) 傳世諸作
1. 《慈覺禪師勸化集》
2. 《禪苑清規》
3. 存世之單篇著述
(二) 亡佚諸作
1. 《葦江集》
2. 《勸孝文》
3. 《水陸儀文》
三、結語

宗頤，號慈覺，為宋代淨土宗、雲門宗的高僧。於宋元祐年間結蓮池盛會，倡導念佛，以故，南宋宗曉《樂邦文類》將其與善導、法照、少康、省常並稱為蓮社五祖。在宋代，慈覺禪師的影響甚大，其偈頌為當時人所熟知，作品流傳遍及夷夏，在四川大足和西夏黑水城文獻中皆有遺存。¹ 然及於後世其作品既散佚，生平也模糊不明。本文有鑒於此，對宗頤的生平著述作一考察。

一、慈覺宗頤之生平

對於慈覺之生平，宋王日休《龍舒增廣淨土文》、宋宗曉《樂邦文類》、元普度《蓮宗寶鑒》、宋正受《嘉泰普燈錄》、宋普濟《五燈會元》、明明河《補續高僧傳》皆有記載，然陳陳相因，而又過於簡略，故筆者勾稽史乘，為禪師作一年譜。

（一）師法名宗頤，號慈覺，約生於皇祐、至和年間。

慈覺乃師之賜號，禪師法名宗頤，然後世佛典外書多有題作「宗頤」者。如元脫脫《宋史·藝文志》、明居頂《續傳燈錄》等。然師之法名以何為正，以何為妄？以下稍辨之：

1、宋王日休《龍舒增廣淨土文》卷6〈勸孝子〉文曰：「長蘆頤禪師作《孝友文》百二十篇，前百篇言奉養甘旨為世間之孝，後二十篇言勸父母修淨土為出世間之孝。」²

2、宋宗曉《樂邦遺稿》卷下〈勸父母念佛為出世間之孝〉云：「龍舒曰：長蘆頤禪師作《勸孝文》百二十篇，前百篇論奉養甘旨為世間之孝，後二十篇勸父母修淨土為出世間之孝。」³

1 南宋志磐《佛祖統紀》卷27《淨土立教志·往生高僧傳》：「宗頤，住長蘆作〈蓮華盛會錄〉（中略）師述〈勸修淨土頌〉有云：『三界炎炎如火聚，道士未是安身處，蓮池勝友待多時，收拾身心好歸去。』『目想心存望聖儀，直須念念勿生疑。它年淨土花開時，記取娑婆念佛時。』此頌最在人口。」其《勸孝文》出現於四川大足寶頂山大佛灣《父母恩重經變》雕塑之中，《勸化集》流傳於西夏，足見其作品在宋代流傳之廣。

2 王日休《龍舒增廣淨土文》，《大正藏》冊47，頁271a。

3 宗曉《樂邦遺稿》卷下，《大正藏》冊47，頁249a。

3、元脫脫《宋史·藝文志》：「僧宗頤《勸孝文》二卷，又《禪苑清規》十卷。」⁴

綜合以上三則材料可見：第一、《龍舒淨土文》作於南宋紹興 30 年（1160），為現存記載慈覺禪師最早之資料，當最為可信。第二、對比上引《龍舒增廣淨土文》與《樂邦遺稿》的文字可知，《樂邦遺稿》的資料顯然來自於《龍舒淨土文》。《龍舒淨土文》卷 6 作「長蘆頤禪師」，而《樂邦遺稿》卷下卻題作「長蘆頤禪師」，蓋宗曉抄撰不慎，因二字形近，遂誤「頤」為「頤」。《宋史·藝文志》既提及《勸孝文》，資料來源極可能是宗曉的《樂邦遺稿》，因襲宗曉之誤，也就不足為怪。

對於禪師之生卒年及世壽法臘，王日休、宗曉皆不曾言及，禪宗燈錄如《嘉泰普燈錄》、《五燈會元》、《續傳燈錄》也失載。明人明河《補續高僧傳》云：「未詳所終。」⁵ 近人震華法師始言師之生卒年，定慈覺生於 910 年（後梁開平 4 年），卒於 1092 年（元祐 7 年）。⁶ 然證之史料，揆以常理，抵牾不少，疑竇良多，似不足為憑信者。

第一、若師生於 910 年，卒於 1092 年，則世壽高達 182 歲，雖佛門人物，清心寡欲，享高壽者其例不鮮，然近二百歲之世壽，似未嘗聞。

第二、普度《蓮宗寶鑒·宗頤傳》曰：「二十九歲，禮長蘆秀禪師出家。」長蘆法秀，號圓通，天衣義懷的弟子，後開法東京法雲寺，故又稱法雲法秀。陳垣先生據《佛祖統紀》、《禪林僧寶傳》定法秀生年為 1027，卒年為 1092，⁷ 頗詳審。若慈覺生於 910 年，則二十九歲拜法秀為師，應在 938 年，其時法秀尚未出生。

其三，宗頤作《禪苑清規序》，文末曰：「崇寧 2 年 8 月 15 日」，⁸ 可知禪師崇寧 2 年（1103）尚在世，不可能卒於元祐 7 年。

然而禪師生於何年，卒於何年呢？《補續高僧傳》曰：

⁴ 脫脫《宋史》卷 205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）。

⁵ 明河《補續高僧傳》卷 18，見《高僧傳合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）頁 725。

⁶ 震華《中國佛教人名大辭典》（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1991）頁 462。

⁷ 陳垣《釋氏疑年錄》卷 7〈東京法雲圓通法秀〉（南京：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，1991）。

⁸ 宗頤《禪苑清規》卷首，《續藏經》冊 63。

年二十九，幡然曰：「吾出家矣」。遂往真州長蘆，從秀圓通落（髮-发+采），學最上乘。未幾，秀去而夫繼……⁹

二十九歲出家似為推定禪師生年之重要線索。文中曰：「未幾，秀去而夫繼。」若能知法秀離開長蘆的時間，則宗蹟之生年可知。元覺岸《釋氏稽古略》卷4「元豐7年」條：「冬10月，越國大長公主、集慶軍節度觀察留後附馬都蔚張敦禮，建法雲禪刹於國城之南。即成，詔法秀開山，賜號圓通禪師。」¹⁰ 可知法秀離開長蘆至東京法雲寺在元豐7年（1084），其時，慈覺禪師二十九歲或稍長，以此逆推約三十年，則宗蹟生於1053或1054年，即皇祐末年、至和初年。

（二）元豐6年（1083）或7年（1084），出家，受業於法雲法秀與長蘆應夫。普度《蓮宗寶鑒》卷4曰：

師諱宗蹟，號慈覺，襄陽人也。父早亡，母陳氏鞠養於舅氏。少習儒業，志節高邁，學問宏博。二十九歲禮真州長蘆秀禪師出家。¹¹

據明河《補續高僧傳》卷18，法雲法秀離開長蘆之後，「師得旨於夫，遂為夫嗣而紹長蘆之席。」¹²

（三）元祐中，住長蘆寺，迎母於方丈之室，並作《勸孝文》。普度《蓮宗寶鑒》卷4曰：

元祐中住長蘆寺，迎母於方丈東室，勸母剪髮。甘旨之外，勉進持念阿彌陀佛，日以勤志，始終七載，母臨終際果念佛無疾吉祥而逝。師自謂

⁹ 明河《補續高僧傳》卷18〈高僧傳合集〉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）頁724。

¹⁰ 覺岸《釋氏稽古略》，《大正藏》冊49，頁875b

¹¹ 普度《蓮宗寶鑒》，《大正藏》冊47，頁324c。

¹² 明河《補續高僧傳》卷18，見《高僧傳合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）頁724。

報親之心盡矣，乃制《勸孝文》，列一百二十位。¹³

(四) 元祐 4 年 (1089)，在真州長蘆寺，作蓮池勝會，普勸念佛。

宗蹟《蓮華勝會錄文》曰：

元祐 4 年冬，(宗蹟)夜夢一男子，烏巾白衣，可三十計(按：當作「許」)，風貌清美，舉措閒雅。揖謂(宗蹟)曰：「欲入公彌陀會，告書一名。」(宗蹟)乃取《蓮華勝會錄》，秉筆問曰：「公何名？」白衣者云：「名普慧。」(宗蹟)書已。白衣者云：「家兄亦曾上名。」(宗蹟)問曰：「令兄何名？」白衣云：「家兄名普賢。」白衣者遂隱。¹⁴

宗曉《樂邦文類》卷 3 曰：

師賜號慈覺，元祐中住真州長蘆寺。(中略)師居長蘆，海眾雲臻。爰念無常之火，四面俱焚，豈可安然坐而待盡。乃遵廬阜之規，建立蓮華勝會，普勸修行念佛三昧。其法：日念阿彌陀佛，或百千聲乃至萬聲，回願往生西方淨土，各於日下以十字記之。當時即感普賢、普慧二大菩薩預會，證明勝事。¹⁵

(五) 紹聖 3 年 (1096)，編集《水陸儀文》。

宗蹟《水陸緣起》云：「宗蹟向於紹聖 3 年夏，因摭諸家所集，刪補詳定，勒爲四卷，粗爲完文普勸四眾，依法崇修，利益有情，咸登覺岸。」¹⁶

(六) 元符 3 年 (1100)，作《誠洗面文》。

其時，僧眾淘洗白麵作麵筋以食，浮靡奢侈，慈覺禪師作文並頌四十首以勸之。《緇門警訓》卷 8 載《蹟禪師誠洗面文》，文中曰：「元符 3 年 11 月 1

¹³ 普度《蓮宗寶鑒》，《大正藏》冊 47，頁 324c。

¹⁴ 宗曉《樂邦文類》，《大正藏》冊 47，頁 178a-b。

¹⁵ 宗曉《樂邦文類》，《大正藏》冊 47，頁 193c。

¹⁶ 宗蹟《水陸緣起》，《續藏經》101 套 442 冊，頁 443。

日住持宗蹟白」。¹⁷

（七）崇寧元年（1102），在真定府州洪濟禪院，行「衣角羅」之法，並集經律三十一偈以說明之。

衣角羅爲五種濾水囊之一，以一尺四方之密絹作成，繫於瓶口，或安於鉢中，作爲濾水之用。《禪苑清規·新添濾水法並頌》曰：

宗蹟崇寧元年，於洪濟院廚前井邊，安大水檻，上近檻唇，別安小檻穿角傍出，下安濾羅。傾水之時，全無迸溢，亦五大眾沾足。浴院後架仿此，僧行東司亦皆濾水。¹⁸

《敕修百丈清規》卷 5「濾水囊」條：「五衣角羅（言衣角者，非袈裟角也。但取密絹一方礫手，或繫瓶口，或安鉢盂中，濾水用也）慈覺大師蹟公集經律凡三十一偈。文多不錄。」¹⁹

（八）崇寧 2 年（1103），在真定府洪濟禪院，作《禪苑清規》。

《禪苑清規序》文後署曰：「崇寧 2 年 8 月 15 日，真定府十方洪濟禪院住持傳法慈覺大師宗蹟序。」²⁰

（九）崇寧末年，復住長蘆。

《禪苑清規·新添濾水法並頌》曰：「宗蹟崇寧元年，於洪濟院廚前井邊，安大水檻，上近檻唇，別安小檻穿角傍出，下安濾羅……後住長蘆，諸井濾水二十餘處。」²¹ 禪師作《禪苑清規》爲崇寧 2 年，其時尚在真定府洪濟禪院，故此文「後住長蘆」應在崇寧 2 年之後。

（十）崇寧末年卒。

《續傳燈錄》卷 23〈台州萬年雪巢法一禪師〉章載：

¹⁷ 永中補、如毘續補《緇門警訓》，《大正藏》冊 48，頁 1083a。

¹⁸ 宗蹟《禪苑清規》卷末附，《續藏經》冊 63。

¹⁹ 德輝《敕修百丈清規》，《大正藏》冊 48，頁 1139c。

²⁰ 宗蹟《禪苑清規》卷首，《續藏經》冊 63。

²¹ 宗蹟《禪苑清規》卷末附，《續藏經》冊 63。

台州萬年雪巢法一禪師，太師襄陽郡王李公遵勉之玄孫也，世居開封祥符縣。母夢一老僧至而產。年十七試上庠，從祖仕淮南，欲官之，不就。將棄家，事長蘆慈覺蹟禪師。祖弗許，母曰：「此必宿世沙門。願勿奪其志。」未幾慈覺沒。大觀改元，禮靈岩通照禪師，祝發登具。²²

由此文知，雪巢法一初事慈覺宗蹟，慈覺死後，方改師靈岩通照。法一禮通照在大觀元年，則宗蹟之死，必在大觀改元之前。

二、慈覺宗蹟之著述

慈覺禪師一生著作甚豐，尤以勸戒之文為最多。然後世散佚極為嚴重，黑水城《慈覺禪師勸化集》發現之前，禪師的著作主要為保存於淨土宗文獻《樂邦文類》中的單篇著作。其他著作雖不時為淨土與禪門人物所徵引，然零篇斷簡散於各處，不足以見禪師之思想。故有必要對其進行考察。

（一）、傳世諸作

1、《慈覺禪師勸化集》

此書久已不傳，僅南宋王日休曾提及之。《龍舒增廣淨土文》卷 11 收錄一文曰「真州長蘆蹟禪師勸參禪人兼修淨土」，文後云：「右蹟禪師語，見禪師《勸化集》中。」²³ 筆者於俄藏黑水城文獻中發現此書。

《慈覺禪師勸化集》收錄於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第 3 冊，²⁴ 原登錄號為 TK-132。孟列夫敘錄說：「宋刻本，蝴蝶裝，白口，版心

²² 居頂《續傳燈錄》，《大正藏》冊 51，頁 625c。

²³ 王日休《龍舒增廣淨土文》，《大正藏》冊 47，頁 285a。

²⁴ 黑水城，又稱黑城（蒙語哈拉浩特，在今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南），是古代西夏王朝的重鎮，1227 年蒙古滅西夏，黑水城就消失在歷史的塵埃之中。1909 年俄國人科茲洛夫到黑城考察，掘獲大量埋藏於此的西夏文書，運回俄國。深藏於聖彼得堡亞洲民族博物館，不為世人所知。九十年代初，中俄兩國開始合作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獻。1997 年開始，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、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俄羅斯聖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合作整理，陸續出版。其中漢文文獻中收錄了大量禪宗類文獻，如《佛果圓悟禪師碧岩錄》、《真州長蘆了和尚劫外錄》、《亡牛偈》、《佛印禪師心王戰六賊出輪回表》、《景德傳燈錄》等。

下題『化文』，下有頁碼，共 45 頁，第 3 左頁缺。」²⁵ 此書前有「朝請大夫前通判成德軍府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振孫」，撰於崇寧 3 年（1104）9 月的序文。其文曰：

慈覺禪師，傳正法眼，久坐道場，其爲偈頌文贊，莫不直指佛心，發揮道妙，足以開天人之耳目，爲苦海之津梁，門人編錄成集，屬余爲序。²⁶

此集前題曰：「門人普慧編」，知此書乃慈覺禪師弟子普慧所編。普慧生平無考。集中收錄文章十七篇，即：1〈蓮池勝會錄文〉、2〈念佛懺悔文〉、3〈念佛發願文〉、4〈發菩提心文〉、5〈念佛防退方便〉、6〈淨土頌〉、7〈戒酒肉文〉、8〈坐禪儀〉、9〈自警文〉、10〈在家修行儀〉、11〈事親佛事〉、12〈豪門佛事〉、13〈軍門佛事〉、14〈鄺中佛事〉、15〈公門佛事〉、16〈人生未悟歌之一〉、17〈人生未悟歌之二〉。其中〈蓮池勝會錄文〉、〈念佛發願文〉、〈念佛防退方便〉三文見於《樂邦文類》卷 2，分別題作〈蓮華勝會錄文〉、〈念佛回向發願文〉與〈念佛防退方便文〉。〈淨土頌〉又見於《樂邦文類》卷 5，題作〈西方淨土頌十三首〉。此書所收之文章偈頌以勸戒化導爲主，如〈公門佛事〉云：

竊以公事無非佛事，公門即是佛門。善用其心，種種皆成法利。

其中之頌文又云：

一家有罪百家憂，引蔓生枝早晚休。要會與人安樂處，但於公事莫遲留。

饑寒老病要溫存，惡語爭如愛語親。但有好心憐庶獄，自然陰報不虧人。

²⁵ 孟列夫《俄藏黑水城文獻敘錄》，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冊 6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）頁 16。

²⁶ 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冊 3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6）頁 82。

俯仰謙和福自生，常思清儉畏嚴刑，公家財物無多少，護惜應如護眼睛。

將佛家的修行與儒家的倫理、一般的職業道德結合，於平常的日常生活中體現佛教的道德要求，顯示出宋代佛教融通的特點。

2、《禪苑清規》

此書共分十卷，完成於崇寧 2 年（1103），又稱《崇寧清規》、《重刻補注禪苑清規》、《禪規》。清規之作，肇始於百丈懷海，然至北宋時代，此古清規已經散逸，禪林規則頗為紊亂，宗蹟為復興《百丈清規》之精神，「僉謀開士，遮撫諸方」，搜集殘存於諸山之行法偈頌，撰成本書。宗蹟自撰的序言云：「凡有補於見聞，悉備陳於綱目」，²⁷ 故此書內容極為豐富，卷 1、2 為禪僧日常生活起居所應遵守的清規戒律，卷 3、4、5 為禪寺僧職人員的安排設立及其職責，卷 6、7 為佛事活動所應遵行的規則。卷 8、9、10 則收錄慈覺自撰的〈龜鏡文〉、〈坐禪儀〉、〈自警文〉、〈訓童行〉、〈勸檀信〉等勸戒之文。由於本書內容豐富，所涉範圍極廣，成為後來清規類著作之基礎。元朝至元 4 年（1338）東陽德輝，將惟勉《叢林校定清規總要》二卷、一咸《禪林備用清規》二書，取來與本書對校，刪蕪糾誤而集成現行之《百丈清規》。

3、存世之單篇著述

慈覺禪師的作品，除《慈覺禪師勸化集》與《禪苑清規》所收之作外，散見於各處者尚有數篇。

（1）〈觀無量壽佛經序〉

此文保存於《樂邦文類》卷 2，為慈覺禪師為常山比丘瓊安刊刻《觀無量壽經》所作序言。《觀無量壽經》為淨土三經之一，宗蹟在此文中表達了他的唯心淨土思想。文中云：

夫正遍知海，從心想生。諸佛世界，隨心淨土。然則彌陀至聖，不隔下凡；極樂雖遙，豈離方寸。所以念佛而即得見佛，求生而遂能往生。²⁸

²⁷ 宗蹟《禪苑清規序》，《續藏經》冊 63。

²⁸ 宗曉《樂邦文類》，《大正藏》冊 47，頁 167a。

想由心生，諸佛世界，不離塵俗，故心淨則佛土淨，念佛則能見佛，求生即能往生。

（2）〈金光明經序〉

此文見於《大正藏》冊 16，北涼三藏法師曇無讖所譯《金光明經》卷首。《金光明經》的中心內容乃是說明如來壽量無邊及菩薩行之十地，特別是〈明行五品〉對菩薩行的解說，足與《華嚴經·十地品》互相發明，故慈覺序文盛稱此經：

至於明諸佛法性之源，探如來壽量之本。金光普照，發揚一切智門；金鼓騰聲，顯示無邊妙用。則菩薩發行之源也。²⁹

（3）〈誠洗面文〉

此文收於《緇門警訓》卷 8，原題作《蹟禪師誠洗面文》，作於元符 3 年。包括一文四十頌，文中述其寫作緣起云：

詳夫面豈天然，麥非地湧。盡眾生之汗血，乃檀越之脂膏。本療形枯，爲成道業。尋常受用，尚恐難消。況於蕩洗精英，唯餘筋滓，全資五味，借美色香，巧制千端，擬形魚肉。致使鵝毛白雪之狀，逐水流離；常堂口分之食，三分去二。如斯枉費，實謂無慚。昧稼穡之艱難，減龍神之祐護。設具輪王之福，猶須瓦解冰消。雖非害命傷生，寧不招因帶果。³⁰

僧眾淘洗白麵以作麵筋，無益修行，徒費糧食，故禪師作頌勸之。其中有頌云：

三冬洗處寒侵骨，九夏蒸時汗滿身。費水費油兼費火，勞人勞畜亦勞神。³¹

²⁹ 《金光明經》，《大正藏》冊 16，頁 335a。

³⁰ 永中補、如雪續補《緇門警訓》，《大正藏》冊 48，頁 1083a。

³¹ 永中補、如雪續補《緇門警訓》，《大正藏》冊 48，頁 1083b。

說明淘洗白麵費時費力，實為無益之事。又有頌曰：

天生三武禍吾宗，釋子還家塔寺空。應是昔年崇奉日，不能清儉守真風。³²

說明佛家不能清儉乃是造成三武滅佛的根因，頗具識力。

（二）亡佚諸作

1、《葦江集》

南宋石芝宗曉《樂邦文類》卷3〈蓮社繼祖五大師傳〉云：

五，宗蹟師者，師賜號慈覺，元祐中住真州長蘆寺，宗說俱通，篤勤化物，有《葦江集》行於世，內列種種佛事，靡不運其慈念。³³

由此可知，慈覺禪師尚有文集曰《葦江集》，此集今不傳，然考稽史乘，其書大致內容尚可推知。

南宋志磐《佛祖統紀》卷27〈淨土立教志·往生高僧傳〉曰：

宗蹟，住長蘆作〈蓮華盛會錄〉（中略）師述〈勸修淨土頌〉有云：「三界炎炎如火聚，道人未是安身處，蓮池勝友待多時，收拾身心好歸去。」「目想心存望聖儀，直須念念勿生疑。它年淨土花開處，記取娑婆念佛時。」此頌最在人口。

其下有小注云：「〈蓮華盛會錄文〉及〈淨土頌〉、〈十六觀頌〉並見所著《葦江集》。」³⁴ 據此小注可知，《葦江集》中收錄有〈蓮華盛會錄文〉、〈淨土頌〉、〈十六觀頌〉等文。又上引宗曉〈蓮社繼祖五大師傳〉中所說「內列種種佛事，靡不運其慈念。」正與黑水城《慈覺禪師勸化集》中所載之〈事親佛事〉、〈豪門佛事〉、〈軍門佛事〉、〈公門佛事〉相吻合。綜合以

³² 永中補、如雪續補《緇門警訓》，《大正藏》冊48，頁1083c。

³³ 宗曉《樂邦文類》，《大正藏》冊47，頁193c。

³⁴ 志磐《佛祖統紀》，《大正藏》冊49，頁278c-279a。

上兩條資料，可以初步推定，《葦江集》之內容大致包括〈蓮華盛會錄文〉、〈淨土頌〉、〈十六觀頌〉以及〈事親佛事〉、〈軍門佛事〉、〈公門佛事〉等。《葦江集》中之文，除〈十六觀頌〉外，皆見於《勸化集》中。

2、《勸孝文》

王日休《龍舒增廣淨土文》卷6〈勸孝子〉云：

長蘆蹟禪師作《孝友文》百二十篇。前百篇，言奉養甘旨爲世間之孝；後二十篇，言勸父母修淨土爲出世間之孝。³⁵

《樂邦遺稿》卷下〈勸父母念佛爲出世間之孝〉云：

龍舒曰：「長蘆蹟禪師作《勸孝文》百二十篇。前百篇，論奉養甘旨爲世間之孝；後二十篇，勸父母修淨土爲出世間之孝。」³⁶

可知王日休所說之《孝友文》即是《勸孝文》。《勸孝文》今已亡佚，僅能從後人之徵引知其大概。

《樂邦遺稿》卷下〈孝養父母唯在命終助往〉引《勸孝文》曰：

父母信知念佛，蓮華種植時也；一心念佛，蓮華出水時也；念佛功成，華開見佛時也。孝子察其往生時至，預以父母平生眾善聚爲一疏，時時讀之，令生歡喜。又請父母坐臥向西，不忘淨土。設彌陀像，燃香鳴磬，念佛不絕。捨報之時，更須用意，無以哀哭，失其正念。父母得生淨土，受諸快樂，豈不嘉哉？平生孝養正在此時，寄語孝子順孫，無忘此事。³⁷

萬松行秀《從容庵錄》卷5〈仰山隨分〉：

師舉：慈覺《勸孝文》首篇頌云：「父母未生前，凝然一相圓。釋迦猶

³⁵ 王日休《龍舒增廣淨土文》，《大正藏》冊47，頁271a。

³⁶ 宗曉《樂邦遺稿》，《大正藏》冊47，頁249a。

³⁷ 宗曉《樂邦遺稿》，《大正藏》冊47，頁249a。

不會，迦葉豈能傳。」³⁸

另四川大足石刻《父母恩重經變》之「投佛祈求嗣息」圖，頌文云：「血肉未生前，凝然一相圓。釋迦猶不會，迦葉豈能傳。」³⁹ 從以上所引材料可知，《勸孝文》的形式是既有散文又有偈頌的。

3. 《水陸儀文》

此書今已佚，僅《卍續藏》101 套 442 冊《施食通覽》載宗蹟《水陸緣起》，知慈覺尚有此作。水陸之作，據傳肇始於梁武帝，武帝披閱經律，製成儀文，然經周、隋各代，其傳漸衰。至唐咸亨中，西京法海寺道英從吳僧義濟處得其儀文，遂再興法會於山北寺。蘇軾重述《水陸法像贊》，後謂之《眉山水陸》。熙寧中（1068-1077），東川楊鏐祖述舊規，又制儀文三卷。慈覺以此為基礎，於紹聖3年，「摭諸家所集，刪補詳定」成《水陸儀文》四卷。

三、結語

行文至此，筆者不由掩卷沈思。慈覺禪師在宋代是與善導、法照、少康、省常並稱的蓮社五祖，其文章偈頌『最在人口』，廣為流傳。其《勸孝文》出現於四川大足寶頂山大佛灣《父母恩重經變》雕塑之中，《勸化集》流傳於西夏，足見其作品在宋代流傳之廣，影響之大。然時至今日，其令名不彰，事迹無聞，作品也大多散佚不傳。此種情形的出現，是「偶然的幸與不幸」呢，抑別有深層的原因？

中國的佛教向有精英層次與民間層次之區別，精英佛教重視義理的闡發，其表現形式是經律注釋與論書的撰作；而民間佛教則較多重視形迹的信仰，其表現形式為寫經造像等功德事業。中國僧人地位之確立，依賴於皇室的優寵、士大夫的舉揚與僧史褒獎，而僧史的寫作又多由高僧與士大夫來完成，因此精英佛教事實上掌握了整個佛教界的發言權，其好惡愛憎對整個教界權威的確立無疑有決定性的影響。精英佛教，多是從果位的高度對心性理論的闡發，較少注意因位的修持。甚至認為造像寫經，愚夫所為，無有功德，對於民間佛教採

³⁸ 行秀《從容庵錄》，《大正藏》冊48，頁276a。

³⁹ 四川省社科院編《大足石刻內容總錄》錄文曰：「賜紫慈覺大師，□家蹟頌曰……」蓋誤「宗」為「家」，誤「蹟」為「蹟」。

取鄙夷與排斥的態度。中國僧史一向將「譯經」、「義解」置於首位，而將「誦經」、「興福」等列於末後，也正是此種意識之反映。考宗賾之著述，其學問有如下特點：

一、對倫理特別是孝道極為重視。元祐中住長蘆寺，迎母於方丈東室，孝養之外，勸母念佛。又作《勸孝文》二卷，其〈勸化集·公門佛事頌〉亦云：「早供甘旨莫因循，謹率妻孥奉至親。木母尚猶曾泣淚，老人爭得不傷神。」

二、重視戒律與儀軌。作《禪苑清規》與《水陸儀文》正是此一思想的反映。禪師不僅著書立說，制定儀軌與式律，且身體力行，倡行「衣角羅」以護生。

三、重視勸戒而很少義理的闡發。其《勸化集》、《勸孝文》以及《禪苑清規》中的〈坐禪儀〉、〈戒童行〉、〈勸檀信〉皆有此特點。由此可見，慈覺禪師之學術實有民間佛教的性質，雖為一般民眾廣為傳揚，而與精英佛教不免鑿柄不合，不為精英層所容納與接收也就不難理解了。